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小辨齋偶存卷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王兆鼎

小辨齋偶存卷四

明 顧允成 撰

說義

否卦億

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

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禄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夫泰之盛也有人焉力能

反而為否此非淺淺小人也其初蓋亦明目張膽呼朋引類居然以忠君愛國自負真與君子同心同徳一般故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以其尚出於正故以為吉亨也到得後來向用稍久深情厚貌巧伺君子當此之際在小人尚有所忌憚雖為小人之吉在君子不無所濡染巳為大人之否能於吉之中識否之幾而不為所亂乃亨道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設恃其吉而忘其否為羣所亂彼且意得志滿醜態畢露所謂不仁而在

高位播其惡於衆者也故曰包羞位不當也小人而至於包羞否既成矣為君子者度人力難施天命可俟率其疇類離去福祿以待天下之清此獨行其志者也故曰有命无咎志行也然天人一理令將志與命分作兩様只筭得个高尚的人筭不得大人之事若是大人拿定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機緘務要以已之志回天之命休養生息栽培那氣化起來則雖當大往之日而黙種大來之根故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蓋

惟大人遇此時節才有此作用所謂位正當也又有一等人見天下之否不能休養過為憤激起而傾之掃除鬱塞重闢乾坤其始似逆其終却順故曰傾否先否後喜那傾否否字指時而言先否否字指傾否者而言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謂其不可以為訓究竟輸休否一著也否初六尚是君子的世界故曰吉六二是君子小人相持的世界故曰吉曰否六三純是小人的世界故曰羞小人而不得志則就他身上看亦自為吉非特

君子之亨也小人而得志則就他身上看亦自可羞非特君子之否也然則君子固當反否而為亨小人亦何樂於舍吉而取羞哉九四之離祉以否運而行否志安命者也伯夷太公之避紂長沮桀溺之耦耕是也上九之傾否以否運而行否事革命者也湯武之放伐孟子之欲王是也九五之休否以否運而行泰道造命者也文王之事殷孔子之尊周是也蓋四剛而不及上剛而過五剛而得中也故五言大人而四上不言也然四

言疇而上不言何也四守常易猶可以類拘上達變難不可以類拘也夫上既不可以類拘又何以不言大也道之大也在非難非易之間所謂中庸不可能也上獨為其難是以不得為大也九四之疇離祉即大象所謂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禄者也爻象以休否為大人而大象獨枯九四何也大人之事未易幾及若以養亂而託之於休否為禍滋大故天下有道其不與易聖人濟世之苦心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守身之常法學者

所當深玩也

齊景公有馬章

人之生也不是漫然而生其死也不是漫然而死須有物在先輩云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却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却要完完全全還他去極道得好人若不在這裏注定眼睛劄定脚跟何處有出頭日子試看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亦與駟馬之骨俱朽耳夘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

之連首陽聲價增高了許多一則生前這等熱鬧死後這等冷靜一則生前這等冷靜死後這等熱鬧仔細思想人活的時節少死的時節多那齊景公畢竟熱鬧時節少冷靜時節多那伯夷叔齊畢竟冷靜時節少熱鬧時節多君子不以一時之生易萬世之生任他活活的齊景公千千萬萬摩肩擦背不把死伯夷叔齊換與他也如此勘來勘去生死路頭端的了了只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景公之富明白是一條死路反認做生路夷

齊之貧明白是一條生路反認做死路甘心餓殺不肯餓生顛倒迷惑良可怪也

再叅這段書不過三十二字而意味層疊宛轉動人景公以千駟顯佚不能延譽於當年夷齊以首陽餓夫乃能流芳於異代匹夫匹婦之口果不可以權力爭也此一義也景公無德而稱死則死矣夷齊到今稱之其精神往來直與日月爭光凜凜如生不可謂之死也此一義也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犬逐塊不知為塊所

逐齊景有馬千駟不知千駟之有齊景一生任其馳驅而莫能止到底與自家身子沒些兒受用渾不如夷齊獨寐寤言獨寐寤歌獨寐寤宿有无限安閒自在此一義也勢利之毒中人膏肓到這裏臣便不認得箇君子便不認得箇父弟便不認得箇兄齊景幸莊公之弒因以為利吃了若干驚恐夷齊棄國如屣相攜而逃首陽山下清風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果挤得一餓安往而不得首陽哉此一義也論夷齊存日不但無能與景

公齒即邢千駟之馬蒞著景公齒之者有罰蹴其芻者有罰狐假虎威吏齊亦須讓出一頭地及其死也則景公反以有馬輕而吏齊反以無馬重矣此一義也死者人之所不免景公枉了為景公吏齊落得做吏齊此一義也聲聞過情君子所恥後世不稱君子所疾或者借言君子之所恥甘蹈君子之所疾其流生禍也滋甚聖人一則曰民無德而稱焉一則曰民到于今稱之抹摋好名之嫌廣勵為善之路此一義也

君子素位章

人生而有身身之所處即為位是位也原自平平淡淡原自乾乾淨淨此赤子落地的本色亦便是日用往來的實履所謂一人自有一方天乃吾之素也只緣形生神發以後物誘日多一日智識日多一日反嫌本色平淡却向外面粉飾妝點連自己身子亦不認得沒處安頓矣夫人止有箇身自己身子且不認得沒處安頓終日在百閙場中搽眉畫臉另換一般面目溷來溷去豈

不可惜所謂君子者只是素位而行不顧乎外而已裏面不曾減了些子何入而不自得外面不曾添了些子何緣怨箇天尤箇人君子之素位而行不顧乎外如此自小人看君子見他貧賤也不辭夷狄也不辭患難也不辭在下位也不辭却似做箇難題目自家只圖富貴一邊只圖在上位一邊却似做箇容易題目不知難易不在外面討只在裏面討以我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等項則易要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等項來處我則難故

君子居易以俟命恰是難題目作容易做小人行險以徼倖却是容易題目作難做此認得自已不認得自已之分也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就是素位而行不顧乎外的印證也夫身一而已反者反此者也正者正此者也得者得此者也然論其節次須反而後正正而後得淺深生熟亦須有辨若不下反身正已的工夫驟而語自得境界是假托於素位而實為願乎其外者巢穴也誠不可不慎也

顏淵問仁章

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要知此章請問其目正是發聖人之蘊處蓋克己復禮原是一句大綱領說話有一等人認道綱領既得手條目上不消擬議者此沉空守寂的門戶也有一等人認道綱領既得手條目上不妨出入者此放鬆托大的門戶也不知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何處可容揀擇綱領上得手條目上必不放手條目上放手綱

領上必不得手故顏子請問其目聖人却從視聽言動上一一指點正為這兩等人立一公案悟須實悟修須實修内外夾持不得絲毫走作不得絲毫躲閃所謂教萬世無窮者也

朱子曰熹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最切要尹云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最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

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説豈不誤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這段議論正與顔子請問其目同一血脉若不在此中參透儘他説得天花亂墜非偏即邪也

管仲非仁章

子貢以管仲為非仁孔子亦以為非仁相桓節緊項又相之句來豈若節緊項不能死句來意原相同但子貢説得直截孔子就將子貢的話頭感嘆一番倍自婉激

耳子貢說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能死又相之非仁者
所為孔子便道果然可惜那管仲他相桓公一匡天下
是恁麼樣功業至今那箇人不知道他畢竟當初欠了
一死筭不得事豈若那召忽守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溝
瀆不求人知不失卻匹夫匹婦的本色也豈若猶哆云
那裏如得也他日與子貢論士寧取硜硜之小人而不
取令之從政意亦如此令之從政近時說者謂指管仲
一輩人若魯三家之屬不應子貢問及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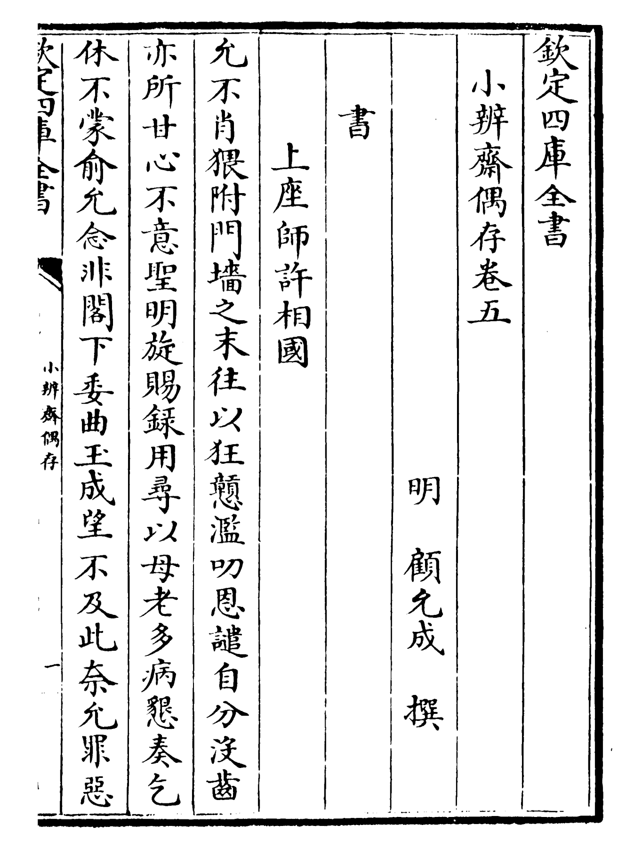
管仲一匡天下召忽一匡自己管仲救得人被髮左衽召忽救得自家被髮左衽程子曰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地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地萬物如召忽之死留下三綱五常與當時後世做榜樣便是了得天地萬物也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這一句形容志士仁人殺身成仁心事如畫要看得活下箇自字正與莫知相應大凡人要死節而先使人知之死必不果古來此樣人甚

多惟從方寸間直截果斷獨往獨來傍人一毫覷他不破斯真能死節者也說箇溝瀆正與大庭廣衆對言其無墮行於冥冥乃慎獨嫡血脉也

上章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正與此章同意如其仁即何如其知的口氣也令只將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三句貼在如其仁上諷咏一過便自了然矣

小辨齋偶存卷四



小辨齋偶存卷五

明 顧允成 撰

書

上座師許相國

允不肖猥附門墻之末往以狂戇濫叨恩譴自分沒齒亦所甘心不意聖明旋賜録用尋以母老多病懇奏乞休不棠俞允念非閣下委曲玉成望不及此奈允罪惡

深重禍延先慈奄忽背棄痛苦摧裂不堪為人益不敢
復有當世之想矣惟是允於弟子中辱閣下知遇㝡隆
若泯泯默默無所獻其芹曝慙負閣下究何以自贖也
是以不揆僭有關說閣下試垂聽焉竊惟治道萬端未
易悉數總其大要不越閣下所謂紀綱風俗二科而已
閣下憤發於薛進士之觸事陳言至以貢舉非人自劾
且欲皇上勅下九卿科道各陳紀綱何為而正風俗何
為而淳允以為無庸諉之九卿科道也朱子有言四海

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人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

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惟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

腠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由此觀之紀綱之正風俗之淳不在於以勢相脅在於以道相成不在於使人不敢言在於使人無可言耳使人無可言所謂如其善而莫之違不亦善乎者也使人不敢言所謂如不善而莫之違不幾乎一言而喪邦者也故吁咈盈朝道人徇路上忘其貴下忘其賤不妨為大順之世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上以貴仰下以賤屈不免為大逆之世前事之不忘後事之

師也方令朝廷之上人主果大公而至正乎宰執果秉
持而不失乎臺諫果補察而無私乎果賢者上而不肖
者下乎果功者賞而罪者罰乎果知有善之可慕不善
之可羞乎草茅之夫固有所不能詳也請舉其畧夫吏
科都給事臺諫之長也其任用自人主其引拔自宰執
海内瞻仰胡容以匪人忝也乃以陳海寧者彼何人斯
曩曰王夷陵之門四先生之一耳三先生皆已竄竄而
一先生獨爾鴟張自亡顧靣恣其簧口聖天子在上賢

輔相在列惡用此為允覽彼言路一疏又大可異彼悍然以言路自任而謂出於臺省為蕩蕩平平不出於臺省為旁蹊曲徑不知言路者天下之公非臺省之私也出於公即蕩蕩平平出於私即旁蹊曲徑陳三謨曾士楚輩曷嘗不臺不省不言竟以為何如也其以今日為臺諫者上自乘輿下及宰執內從旃厦外迨閭閻近由謦蹕遠至邊徼何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謂塞雖一學究得上書一市井庸奴得擊鼓而訟言路不可謂塞即一

二蹈尾披鱗誤攖聖怒相率營救舉得畢其忌諱之言言路不可謂塞其説美矣然言者如李君懋檜劉君志選髙君桂饒君仲等何不聞其相率營救也豈惟不救或攘臂而助之攻矣允嘗怪而思其故始知李劉髙饒之屬皆攖宰執之怒犯臺諫之忌諱者也其有攻無救豈曰無謂間有一二上攖聖怒相率營救亦誠有之是乃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其上書擊鼓之云又無能為宰執臺諫之重輕者耳以此而遂謂言

路不塞雖張居正時此路固未嘗塞也何謂壬午以前為諱言壬午以後為輕言也且皇上真可以堯舜者也特以血氣方壯好惡靡常宰執臺諫果以宗社安危為慮正當自責自修集思廣益積其誠意感動上心令乃外戰天下之公論内戰皇上之私恩本既不足取信矣而憸壬者流仍投間抵隙百方媒糵即宰執大臣謂小臣議已者曰爾以賤妨貴以小加大也則莫尊于皇上將亦謂臣下議已者曰爾以賤妨貴以小加大也何以

應之即言者得罪於皇上而臺諫為之營救也又將曰爾不許人議宰執大臣胡獨許人議我何以應之無怪乎其齟齬杌隉屢言而屢不效也其以近時行險僥倖之徒託身言路功名富貴操左券而收以故躁妄者爭趨頑鈍者爭附又謂舉世輕言彼盖有所重一手握名一手握爵禄耳以允釋禍後近時所覩記如前所稱李劉高饒而外其建言者又不過黄君道瞻盧君洪春王君徳新及令薛君敷教耳以廢官之夥三四年之遥僅

僅幾人而止何名爭趨何名爭附何名舉世輕言也以
廝官之夥三四年之遥而行險僥倖者躁妄者頑鈍者
一手握名一手握爵禄者僅僅幾人而止此其他皆居
易俟命不躁妄不頑鈍一手握實一手握道徳者也化
行習美於斯為盛當以為慶而不當以為憂也其以建
言為釣名為掩過為躐位為取捷徑夫斯民也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是非有真名亦何易釣過亦何易掩也
即如彼附曾王反罵曾王天下終不信其非權門之客

也受餽遺又請禁餽遺天下終不信其非壟斷之夫也至於躐位捷徑之說則往時建言名公信有一二如其所譏者要亦晚節不終抑一節自喜者耳設守其故吾矯矯不變則進退維谷坎坷萬狀吾未見其位之躐徑之捷也柰何因噎而廢食懲羮而吹虀也信若彼言必使天下盡效彼無違夫子以順為正京堂美職操右契而收乃為不躐位不捷徑耶且近時建言者每每有觸而云非無所事而喟然嘆也倘臨江父老罪無可矜則

道瞻不言倘皇上不以晏安廢郊祀則洪春不言倘何
尚書不以己私傾辛都憲則德新等不言倘邵給事不
請申出位之禁則懋檜等不言倘戊子順天科場毫無
獘竇則桂等不言倘耿都憲不以一揭帖故參王御史
則敷教不言何得詬建言者不啟蟄而雷鳴不嚮晨而
雞號也且君臣公義也師弟子私情也近世士大夫每
每知有師弟不知有君臣黨與成於下主勢孤於上有
識寒心何得詬建言者為弟子唾其師而不顧也彼何

不清夜思之所受者誰之爵所食者誰之禄所師者誰之命而瞞心昧已為此語也其以今日時異勢殊既無嚴嵩張居正之威福又無鄢趙曾王諸人之阿比何得有楊繼盛艾穆鄒元標之慷慨夫今日無嚴張即有舜禹無鄢趙曾王即有臯夔益稷縱彼極頌功徳不過以為堯舜之世止矣允考堯舜之世克艱不輟誨慢游不輟規賛寠不輟風損益不輟警其亦何嘗不慷慨也但其時上以好問好察為常下以端言正色為常故有慷

慨之實而無其名耳豈如彼狃於陳三謨曾士楚之從容便以慷慨為奇而謂堯舜之世無得有是也且大臣名為國老齒高矣位尊矣故近時慣以少年新進狎天下士彼何人斯輒瀾翻遺唾曰少年曰新進倨傲無禮爾爾即如嚴張鄢趙曾王豈非當日之所謂老成如楊如艾如鄒豈非當日之所謂少年新進也由今觀之竟何如哉且敷教之疏不甘言路諸君為大臣妾婦也彼自號職掌言路反甘為妾婦而不辭何無恥之甚也竊

詳彼疏雖若以言路歸臺省實則以言路歸宰執假令
令時有一人焉不上宰執之路度彼又將蕩平宰執傍
曲臺省矣亦足羞也且彼乞墦丐子反復趨附以苟饜
足自其常態宰執大臣富貴已極豈有未饜足苦爲彼
曹所弄徒以益人之富貴而損已之名實哉蓋孔子告
顔淵爲邦深嚴佞人之戒彼以方令第一佞人首置天
垣九卿科道咸若彼曹賢否何辨功罪何核善者何慕
不善者何羞朝廷之上所爲紀綱風俗已掃地盡矣更

何以令天下閣下欲為根本之圖講挽回之術寧有急於此者允竊觀皇上寬柔有容愛憎用舍頗無固我如同一以冒籍事去然有不四年而陞祭酒不四年而陞光祿少卿者不為禁也同一以諫册封貴妃事去然有不三年而陞光祿丞者不為禁也他如蔡君時愚姜君應麟孫君如法同事而異處者將其左右用事之人借以立威福神不測預為巳地非必皇上意也若皇上真可為堯舜者也太師申公雅號坦衷亦能藏垢如用魏

君允貞李君三才一事類人情所難充此以往足用為善特恐半塗而廢耳太保王公雅負蒼生之望受知皇上將大有為第其才太高其見太執信一己之無私而盡廢天下之公疑君子之非真而不察小人之偽矯枉過正正且成枉長善救失端在閣下所願閣下和而不流中立不倚開以誠心啓以直道亟遠佞人務近莊士有諸己而後求諸君無諸己而後非諸君一切曠然與天下更始則主德可回相業可廣人心可收紀綱風俗

庶幾有瘳否則允未知所稅駕也允聞之君有爭臣父有爭子士有爭友何獨於師而無爭弟故孔子大聖人也見南子則子路不悅欲往公山佛肸則子路不悅欲正名則子路以為迂孔子雖偶一面斥亦時復自喜曰自吾得子路惡言不入於耳聖賢師弟之相與如此允不肖何敢望子路而不敢不以孔子事閣下懼以貢舉非人累閣下也有如閣下曰野哉允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則允也謹拜教矣唐突抵冒無所逃罪臨

緘曷勝惶悚之至

論童儒考事書

葢今天下風俗頽敝極矣抑莫有甚於士習士習頽敝極矣抑莫有甚於始進國制學使者按部則童儒雲集待比郡邑此始進第一步也今日之童儒學校諸生之所自出也今日之諸生公卿百執事之所自出也必其始也常有以養其寧静澹泊之志然後其仕也能不先身而後君必其始也預有以消其欲速躁進之思然後

其仕也能不曲學以阿世以令而觀竟何如也居易俟命之學亡行險僥倖之機熟自其始進即事干求貴者市勢富者市利惟其勢利一無足倚乃始付之無可奈何而卒莫禁其咄咄無聊之況嗟嗟當其囊螢映雪朝誦夕維兩目為穿寸腸欲嘔則繩樞甕牖之子萬苦千辛終身竭蹶而不足當其登壟乞墦蠅營蟻附鴈行而列魚貫而升則膏粱紈袴之子轉盼拱手一朝坐掇而有餘靜言思之良可嘆也雖然求不求在下聽不聽在

上下焉者業已求之上遂因而聽之上焉者業已聽之下愈因而求之冷面難施熱心易蔓相牽相引日甚一日跡不肖少時所覯聞視之故老之所傳則既異矣跡不肖令日所覯聞視之少時則又異矣嗟嗟投牒自進非古也有識者憂其純任文詞蔑棄德行教化陵夷職此之由方議稍進而兼用兩漢孝廉茂才之科更進而專用成周鄉舉里選之制敦本尚實還於古初奈何區區文詞復不以公法從事而以私情假借耶且仕宦者

即位極師相豈不皆發跡於童儒童儒甫試之初豈不多發跡於貧賤此情此景戚戚動心奈何以假借為也嗟嗟涓涓江河星星燎原既已江河燎原矣又將若何妄意物極則反易窮則變令者正其時也不肖兄弟間與同志語及輒相對扼腕不勝杞人之憂恭遇台臺至公至明無虐無畏百姓徧為爾德多士樂且有儀竊喜拯溺救焚傾否亨屯台臺真其人也伏願台臺惜朝廷之公典懲末俗之私情抑奔競之頽風恤孤寒之隱痛

鑑空衡平妍媸輕重聽其自取而廓然無所與焉幸甚幸甚或曰世不乏賢其硜硜好修不屑干謁者蓋時有之而童儒屢屢發憤露呈以請當路亦稔知之矣何煩爾嘵嘵為也不肖竊謂不然好修者子特自持或且見笑為迂何足以風其下陳言者形影自憐甚且見目為戇何足以動其上然則破百年靡靡之習快一時顒顒之望非台臺不能也不肖是以仰體虛懐俯竭愚慮台臺庶幾反復籌度斷以必行使江南士子以請謁為戒

自常郡始使常郡士子以請謁為戒自台臺始使天下士子以請謁為戒自江南始使科場士子以請謁為戒自童儒始於以磨礪士習轉移世道其所裨益詎淺鮮哉

與華國博

楚侗先生名素所思慕第名近閲譯異編見此老有紀夢一章謂天為斯道而生王荆石鳳洲二名世又為二王而生曇陽反復數百言大都夢中語也其不曉所謂

且夫孔子夢周公彼其心乎經世也莊生夢蝴蝶彼其心乎出世也耿老之夢曇陽豈無所用其心哉程子曰夢寐卜所學之淺深今姑無論曇陽淡之一字為宗祖陽明良知二字為子孫亦無論世味心易淡名義愛好心難淡說玄說妙白日做夢試即此夢清夜思之則其淡不淡良不良易不易難不難可見而於學亦思過半矣顧私以質於公毋笑痴人前不得說夢也何如何如

上耿中丞

蓋不肖自總角時從父老後耳閤下名聲熟矣丙戌之歲不肖方僥倖一第而閤下適貳刑曹友人薛子迎劉子以煥輩數數道閤下獎掖後進盛意不肖感動肺腑思欲望見顏色以奉餘教顧念閤下方為世甮用若不肖末學小生無端遊大人以成其名是不足以事閤下而祇足以辱閤下也以此屢發屢輟竟趦趄而不敢進雖然閤下萬物一體之仁不肖誠結於中心不以須臾離也終不可以當不肖之世而失閤下偶因客問有及

閤下近事者不肖輒藉手介述補華君以請焉私衷誠願得閤下一轉語不欲使先生抱不白之疑也夫閤下之去海忠介未遠也鄒黄門章疏可覆視也居海公之位則懼死有鬼責味鄒公之言則懼生有人非如客所稱或亦閤下他山之石乎皇恐唐突殊不宣次

客問

客有問於不肖曰南御史大夫楚侗耿公何人也不肖曰今之賢人也客曰何哉子所謂賢者不肖曰姑無竟

其詳即近者救陳公有年徐公元泰周公繼三中丞衆王御史藩臣詢謀僉同亦其槩也客曰此正余之重疑於公而不能釋者也不肖曰有是哉客之迂也奚其疑客曰治亂之大幾有二一曰人才一曰言路故雖言官不得苛論正人惜人才也雖大臣不得脅持言官通言路也公之救三中丞則似其衆御史之不投揭則非且以御史而苛論三中丞當世之所冤也以臺長而脅持衆御史當事之所欲也今將白當世之所冤而迹於違

當事之所欲庸愈乎不肖曰凡人避嫌者皆内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公言茍是猥以當事為嫌此瓜田李下之見何足以窺公之寥廓也客曰不然聖人之不避嫌也以成其公公之不避嫌也以成其私昔我太祖高皇帝雖寄言責於科道初不以言名官如古諫議拾遺之類仍許諸人直言無隱無得阻當無非所以防壅蔽之漸也故六部各官咸書其部勢若相屬尚不令屬官言事呈稟堂官頃歲創為此禁已浸失高皇無

得阻當初制糾御史分書其道原不屬於都察院此又高皇專責言官之指尤不可以呈稟為例也正德間閹瑾作威矯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宇御史凡有章奏必先呈稟仍令南京都察院一體遵行罪惡滔天不容於死公號為賢人寧不解此乃借口於三中丞而謀申飭閹瑾之故事蓋方今將順當事之徒類不乏人未有若公之巧而文者如是而託於聖人之不避嫌乃邇來鄉愿道學詖淫邪遁之常談子奈何為其所欺也且子所

稱三中丞誠賢其能有加於剛峯海先生瑞乎王御史之論誠過其有甚於房御史寰之論海先生乎方足下輩合救海先生時公數數以為小事不足言何獨以中救三中丞為大事哉不肖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公居都察院之職言都察院之事自關大義不肖輩甫釋褐未沾一命便爾嘐嘐公以為小不亦宜乎客曰不然公昔日之所譏非以職不在也今日之所言非以職在也蓋海先生之出也屢疏譏切時政如云諸臣皆貪風俗中

人如云禁餽遺懲貪墨此等事一首相一吏部行之足矣皇上諄諄究竟不行何故此犯當事之忌者也三中丞雖賢有譽於下而無忤於上非當事之所忌也公之去彼取此意固有在非以職之故也假令以職之故余請有以詰之往張居正用事中丞勞堪承望風旨陷殺洪侍郎朝選其可憤可悲可為痛哭可為流涕十百千萬於三中丞之被劾及居正敗伊子競為父頌冤上下其奏讞獄之日公適貳刑曹正宜執三尺之法幽雪貞

寃明斬奸舌為後車鑒乃舒尚書化龍堂議右堂陳公瓚副郎李君懋檜奮然吐其不平而公輙袖手冷視仍徐頌勞堪之美以為解何不忍於賢人之被劾而反忍於賢人之被殺也豈亦非其職乎且公為臺長果欲振肅風紀凡御史言而不當並宜為皇上爭其否即言而當亦宜為皇上爭其可故李中丞材賢聲素著一旦坐首虜誤天子赫怒坐以大辟凡在人倫靡不震悼科道合詞申救天子置不省也公竟怡然安之不為爭也

豈亦非其職乎禮部郎高桂刑部郎饒伸力陳去秋順天科場大壞主司欺罔諸賄託附離醜狀一以削秩一下錦衣衛打問除名為民科道噤不吐氣更有攘臂而疾攻者公又怡然安之不為爭也豈亦非其職乎據公近疏稱引大明會典左右都御史職專糾劾辨寃枉提督各道及一應不公不法等事如李中丞之擬二部臣之貶黜寃枉乎不寃枉乎如考試官為當事奴婢科道官為當事牙爪公乎法乎不公不法乎會典之意重於

不公不法公之意重於不揭不投此出何會典乎公又稱投揭為相沿舊規亦自知其非會典矣則王御史之不投揭有何可畀乃遽怒其弁髦已怒其易已之不足與議怒其謂已之職掌無與於糾劾而遂無顔立於臺臣之上乎且糾劾自公職掌公欲糾則糾欲劾則劾誰得而禁其與不與何關人事而以為御史罪乎公又稱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如前云云公之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從來已久公自任故

有良心何以靦顏尸位至今不去乎豈投揭則得其職得其言不投揭則不得乎若曰公惟愛惜仁賢耳非專為不投揭也則方萬山之論罷陳中丞也一年於此矣王麟趾之論去徐中丞也又將一年於此矣公既不能自安何以遷延歲月至今始發乎且藩臣未論周中丞之先公嘗再以疾乞休矣設廟堂果聽其去是終不能爲徐陳兩公中一喙也於心何遂能自安乎矧公於萬山則曰可原於麟趾則曰可原而獨厚誅於藩臣其情

寧不明甚矣哉嗟乎若三中丞者其亦幸而以不投揭之故見救於公也其亦不幸而以不投揭之故見救於公也余聞公官長安時有門生某某為御史相率求教公第曰予欲無言御史退而詫曰果爾應餽為之何煩指教傳者以為笑談令日之舉要其故智而詭秘有加焉子奈何為其所欺也昔鄒給事元標之薦公等數輩也有曰諸臣功成一簣無負臣知人之明諸臣自玷晚節在臣不失為過信之厚諸臣如自負何余每誦斯言

未嘗不拊膺太息對食罷筯傷公之自負而服給事之先見也客氣彌猛詞彌厲不肖亦為公耳逆因好謂客曰客言且止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不肖将序次其語質之耿公耿公必自有說請從容竟客之言

小辨齋偶存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小辨齋偶存卷六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李師弼

小辨齋偶存卷六

明 顧允成 撰

書

與鄒大澤銓部

讀學靜四解具見吾道之憂讀銓事十記具見世道之憂

文

弟幽居岑寂時共叔兄懸想足下弟閒中無事稍稍温尋舊業料理學問邇來反覆體勘世道人心愈趨愈下只被無善無惡四字作祟君子有所淬勵却以無字埋藏小人有所貪求却以無字出脱明道先生所謂直欲和這些秉彝消殺得盡然後以為至道者正今日講學家所傳秘法眼也弟螳螂怒臂何堪車轍乃一腔隱衷良自憤悱狂語一通小見已志敢以呈上幸惟教之

答羅布衣

昨承賜教諄諄真是藥石之規捧誦之間不勝佩服至謂吾儕議論不當以同已者爲是而不復察其非不當以異已者爲非而不復取其是尤爲透的雖然僕亦有鄙見不敢不就正之足下謂孟子斷夷惠爲百世之師而隘與不恭又謂君子不由鄙管晏爲曾西不爲而不召稱管遊觀稱晏又謂其有足取以是見其朗日晴空毫無凝滯似也獨不曰距楊之無君墨之無父斷斷乎甚之爲禽獸而畧不假借乎更何害於孟氏之朗日晴

空毫無凝滯也蓋異已之中自有差別取是之中亦有差別不可不早辨也今有人於此且為楊朱且為墨翟乃欲於無父無君之人而節取其有父有君之是正恐是未必得取而反陷於非也豈不惑之甚哉足下又曰激之為東京之節義而炎祚已促矯之為南衙之清流而善類竟殃分之為洛蜀朔之三黨而紹聖之紛更遂起往弊如斯昭然可鑒而今之儒者復蹈之此正今世道學内溺於富貴利達而外附於道德仁義者借此等

口吻以便其私而禁錮為善之路僕方欲痛哭流涕於其傍而足下奈何復為此言且夫炎祚之促小人促之也善類之殲小人殲之也紹聖之紛更小人紛更之也今不歸罪於小人而反歸罪於君子是君子既不得志於當時之私人而仍不得志於後世之公論為小人者不惟愚弄其一時仍并後世而愚之也豈不與於小人之甚哉審如其言則將曰比干激而亡商龍逢激而亡夏孔子一矯而春秋遂流為戰國孟子與蘇秦張儀分

為三黨而戰國遂呑於呂秦其亦何辭矣此說一行不至率天下而盡為胡廣不已也若僕則曰炎祚雖促而終有不與之俱促者善類雖殲而終有不與之俱殲者紹聖雖紛更而終有不與之俱更者則諸君子一激一矯一分之力也大抵世之儒者率以成敗論人物而不以是非論成敗故其言往往蹈此不意足下亦為所亂僕於足下所稱同已也僕亦何貴乎以同已者為是而不復察其非哉幸卒教之

答友人論鯨閣

承諭心迹之說弟實未有知弟之所知者天子孤立於上而背公死黨之風日引於下病在膏肓恬不知怪可為長太息耳丈以吳趙之論楚張與近時言者之論鯨張迹而比之願丈之無易由言也夫使今之柄臣事事欲反居正而舉朝扶同以除君側之所喜則其迹其心俱有可原也使今之柄臣事事欲庇居正而舉朝扶同以除居正之所仇則其迹已非更何待推其心哉且本

欲去鯨張者柄臣計也而馬御史故襲呵佛罵祖之機愚弄聖明吁何其甚也丈一則曰盡其在我一則曰無以處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至哉言乎抑弟不患丈之無處而患在我之難盡也夫盡其在我非可以虛辭借也必將正已而不失獨立而不懼者也設丈在位偶值鯨張之事舉朝方如醉如癡為柄臣頤使丈縱不當先為逢而其長業已持之丈即署名則忍於欺君即不署名則敢於逆相不知丈何以盡其在我也推此類具言

之則所謂我者亦大彰明較著而一切含糊籠罩之説自無安頓處矣弟一隅之見每每如此亦惟可聞於丈而已丈曰吾輩且置之弟謂如弟輩可置丈輩恐竟不可置也幸再裁教

復李見羅先生

往元冲父母職述而南獲承手札備悉門下引掖後進盛意方念不及伺候乃辱記存憫兹悲苦更蒙寵儀光賁慈靈哀感何已不肖幼從叔兄之後稍欲有所請事

每見世之談道者芻狗躬行野狐性命心竊疑之已而因元冲受門下大學古義已又因澄海唐曙臺受石經大學反復再四始信學問原自正平而依傍蹊徑者似不免有礙於大路也門下多難殷憂動心忍性其於知本一義當有益𢙣其妙者且文王居囚而易作箕子為奴而範陳古來大聖大賢往往以一身之窮而開萬古之通門下豈有讓哉如天之福門下曠然荷被恩詔則𤰈水梁溪亦異時之鄒魯也會須負笈宫墻不止僅僅

私淑云爾肅言布謝祗增悚息仰希照亮不次

與徐孺東符卿

門下仁心義膽冠冕人倫僕幸托於氣類之末獲侍下風誠千古大快奉别以還忽易寒暑有客從貴溪來稱說門下方掩關參玄此意味大自可想僕辱愛誨不敢浪擲日月稍稍請事六經第心粗氣浮苦不得其門而入念惟門下靜中端倪直造先天何以發我瞶瞶也昨聞南臯鄒公與門下有廬山之約今且何如鄒公真正

豪傑僕居恒視之若在九天之上世道人心所仰賴此公不小即此公亦必始終以天下自任斷然不欲以萬死一生之身輕為轉移但僕向遊京師有一長者為僕言鄒公最不喜人以氣節相目僕問其故似以節義為血氣也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真氣節即義理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義理之氣節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為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

以消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汚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以鄒公之周於德萬萬非邪世所能亂而復哓哓爾者正以敬鄒公之深望鄒公之至不覺吐露狂臆而不自知其過也門下於鄒公知契極篤僕輒因而有請焉僕竊謂鄒公但將當初一念自磨自勘倘發自血氣乎當嘿嘿淘洗不可輕出諸口以槩義理之怒倘發自義理乎就此直養無害便是天下第一等聖賢第一等道學不必舍此而更求神化也門下以為然否幸

爾附倸併佈其私以就正於門下乞門下有以裁之

答孟我疆比部

屢承面誨時動深省廼者辱投贈言明以孔子相勗此門下肫肫不倦之仁也鄙人即不敏能不從事第門下之所主大段在委吏乘田之事而鄙人之所偏大段在春秋沐浴之義不知於此之際為一孔子乎為兩孔子乎願學孔子者將學其一乎將學其兩乎一而兩兩而一門下自有獨解非鄙人所能測也請卒教之

與唐曙臺儀部論心學書二條

先儒有云王道本於誠意又云本心為萬事根本傳格致者乃獨本修身何也葢經文齊家治國平天下槩貼修身說來故傳者斷自修身語勢自當如此其實正心誠意在其中矣大抵修身有偏言者有兼言者八條目互舉修身偏言之也格致傳單舉修身兼言之也故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推此類可見若以其偏言者例其兼言者乃曰心意可匿身則難藏其不

本正心誠意而本修身殆有精義不免穿鑿附會且夫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彼心意豈可匿之物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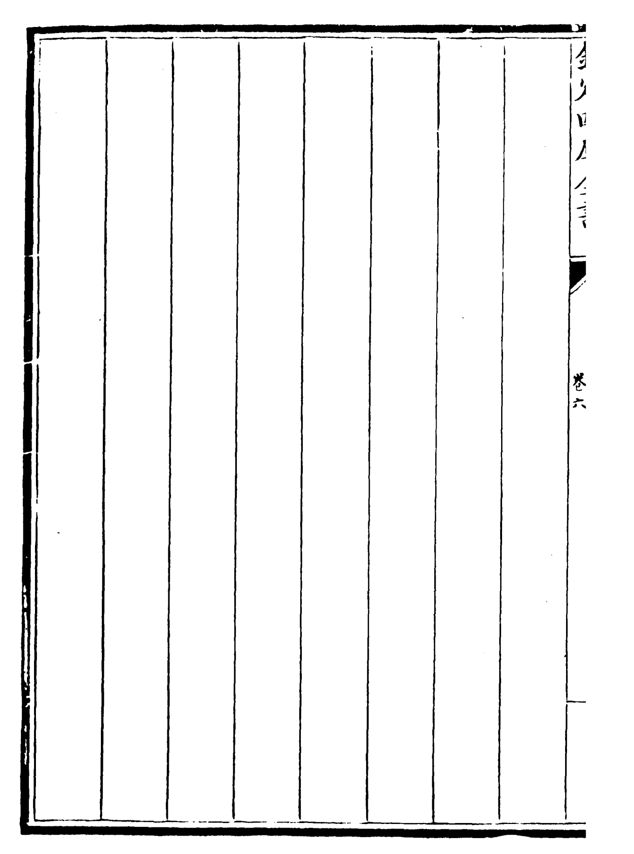
心學之弊固莫有甚於今日然以大學而論則所謂如見肺肝者也何嘗欺得人來却是小人自欺其心耳此心蠱也非心學也若因此便諱言心學是輕以心學與小人也易咸九四不言心而彖曰感人心則咸其心之

義也艮六四不言心而象曰思不出其位則艮其心之義其曰貞吉則道心之謂曰憧憧則人心之謂也艮其身亦猶大學之揭修身蓋心在其中矣何諱言心之有夫身不能必其皆修必不可以不修身之故為身諱意不能必其皆誠必不可以不誠之故為意諱與其諱之而以安𣑯真孰若勿諱之而以真救安也願卒教之

與郭希宇中丞

向承門下問不肖於菰蘆中此意殊不薄也爾時匆匆

布謝未盡欲言嗣後不肖又為家慈衰病尋罹大慼無能申候其於高義獨心藏之而已方今世局推移向來建言巨公爵位日益聞望日損遂令當事以言者為易與轉加詬斥所謂吾黨有過未易專以尤人也門下不流不倚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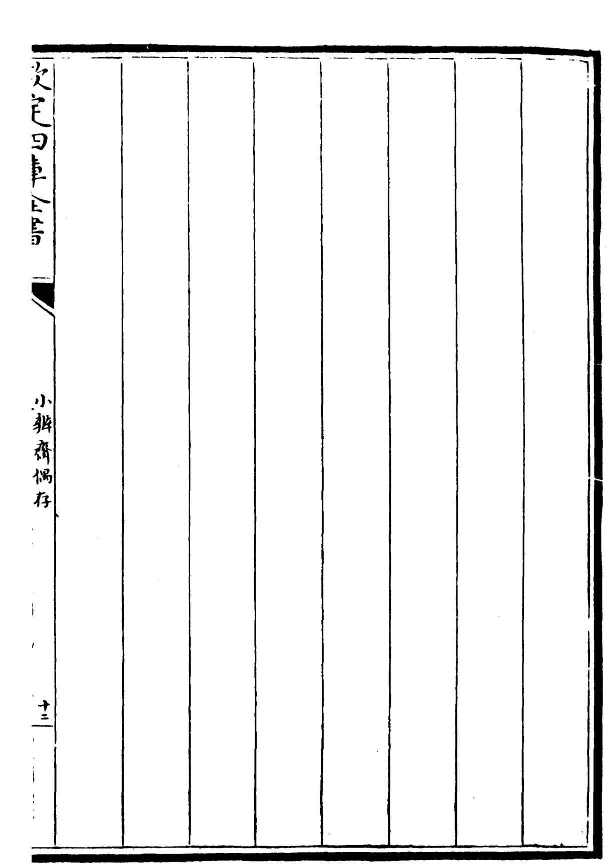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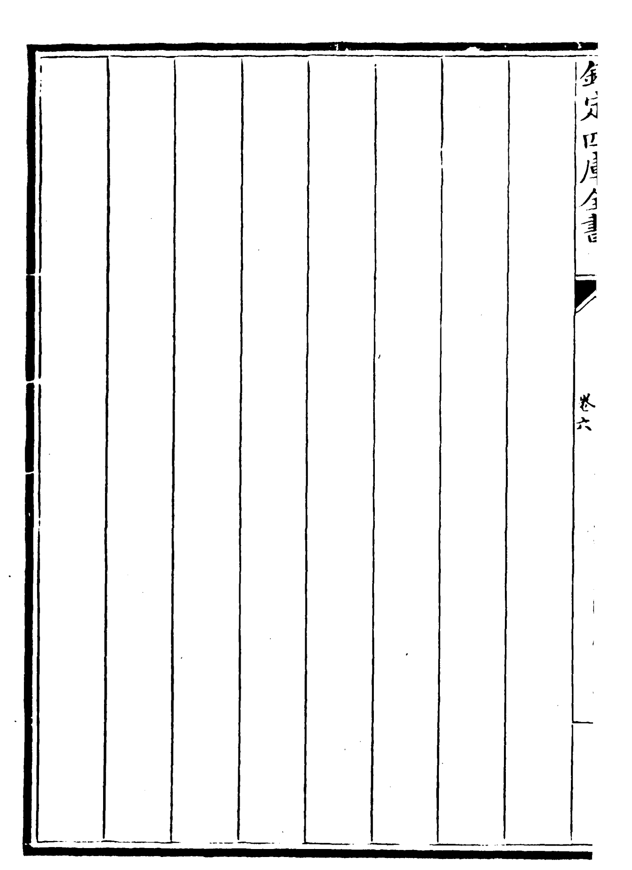
別所謂毫釐而千里者苦不敏之資未知所入也足下有以教我敬引領以俟

答李還素民部

葢弟往從都門曾一再奉風旨私志大雅無日忘之乃客歳王玄菴來辱足下儼然懷之好音奬借盈溢誨勞肫懇何足下之臭味不約而同也足下邇日意興何似弟爲老母衰年多病方忤朝命天下事正有公等在耳昨足下來教云天下事尚可爲於今爲甚程伯子眞聖

人矣誦此三言具見足下憂時之思救時之用雖然有程伯子之志則可無程伯子之志則愿也若論吾輩下學規模則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畢竟所差不遠且眼前世局撥之往時益不堪論弟嘗妄謂今世大患不在於敢為小人在於小人而敢自任以為聖人耳足下業推赤心置我腹中弟能不推赤心置足下腹中耶闕





公論收之於上郤大澤趙儕鶴諸君子相與協贊之於下壬辰之外計癸巳之内計甲午之廷推其赤幟也故政府積不能平多方齮齕二三耆碩齎志以去迨孫立亭為政始把銓部之權一朝奉之於政府乙未外計亦其赤幟也故立亭在事而後政府有不曲護司官之獘有司官皆謹慎奉法之獘而後楊都諫明目張膽力攻其所異首發大難之端一時臺省中風狂走迄於今牢不可破者凡以政府為之地也似不宜專其責於銓部

而寛其責於政府也如何如何且年來不測恩威或出於聖明反本窮原實政府不便於異已百計逢迎之及其弄假成真乃欲以虛詞飾語託於救解之迹籠絡天下之耳目令惡聲偏歸於上爭端踵起於下而已獨處於無事朝廷與天下為蚌鷸而已且為漁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哉

答彭旦陽儀部

足下謂我大體已得七八似未必然其以應用不足規

我則弟生平大病也足下向言尋章摘句朝誦夕維終是經生近言調攝血氣喜怒不著自有條理此知足下心得之深直透未發前氣象即六經且為足下註脚矣但恐此意習慣將來任心太過不無走作其害非細足下必曰聖賢之學心學也吾任吾心何走作之有不知道心可任也人心不可任也道心難明人心易惑弟能不為足下重懼哉弟近來頗無徑悟只信得六經義理日益親切句句是開發我道心處句句是喚醒我人心

處學問不從此而入斷非真學問經濟不從此而出斷非真經濟孔子所以好古敏求而惡夫何必讀書者也故為足下者以誦攝為主而以誦讀為助則可以誦攝為務而以誦讀為仇則不可弟敢以此自効於足下足下無復曰經生之談云爾

又

道學兩字自足吾輩家常茶飯近來却被曉人做壞墮入鬼關昔賢謂人之求富貴利達者皆夜乞哀以驕人

於白日弟則謂今之求道德仁義者白日乞哀以驕人於昏夜世變轉惡良足長吁要之吾輩姑務自鏡無徒徙宅忘身為也

與丁長孺中舍

年丈春來意氣何如以年丈識局大可有為山林事功願早圖之也弟尚記往年請教於荆溪萬履翁翁應之曰吾輩向來也只是搭過其言最便易最肯綮弟懷之二十餘年竟不脱此兩字今拈示吾兄當謂然否小草

二冊附博一笑别具家兄柬中者不更及

答曾金簡儀部

沈祁陽歸拜手翰之辱空谷足音喜慰曷似至以大學忠告見貽尤感年丈之不以戔戔而棄我也弟嘗妄意陽明先生提良知似虚而實見羅先生提修身似實而虚兩者如水中月鏡中花妙處可悟而不可言真所謂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者也今鄒南皐全用掃法而年丈半用接法正不妨相與為春秋冬夏

四時行耳如何如何

與王澹生銓部

時欲浮剡溪之棹時復不果恐君家子猷先生笑人耳閒居無事閒寓目門下代庖錄竊以為非有三代直道而行心胸未堪辦此所以發我憒憒者多矣欣幸欣幸春和景明東林大有佳色未識文從能扁舟一過否不敢請耳固所願也率言申候不盡

答岳石帆繕部 武穆之後也向隱岳為樂今請復之

年丈遂復稱岳開緘見字頓令兩眼光明快不可言小草尚慚鳶飛魚躍年丈何謂見所未見也如命并說義奉上數通望教之外呈朱子二大辨刻蓋弟生平憤悱此中機竅恰於目前人心世道煞有關涉年丈或與同志重加參證更得高論弁首益廣其傳最妙事也弟嘗見彼氏流行内典牙籖緗帙動費無量而吾儒家殊爾寂寂近徐玄丈梓四大儒全書真稱空谷足音更唱迭和非吾輩之責而誰責哉

簡錢啓新御史

昨奉教具見兄近時得力處兄精神局量不啻十倍於弟既認取把柄到手何聖賢之不可為弟苦眼高手生進寸退尺雖稍稍影窺要不濟事願兄痛下針劄不容絲髮藏躲最大快也目前吾郡友朋之多恐從來僅見且并蒙聖恩寛大假以閑身似非偶然若更當面錯過真成辜負矣安意縱談兄謂如何

簡薛玄臺國博

弟與丈累年離索兩番合并益覺丈仁體流行喜甚喜甚内典自不妨一涉但口滑耳頑扆箇中大病程子比之淫聲美色意慮深遠幸丈勿好談之

又

浮光並駕千里咫尺今者却成咫尺千里聚散事大無常迅速得丈言及重憮然也丈與玄室兩賢相處可謂金玉其相人各有短亦各有長朋友間須去兩短集兩長方得實益若守住故吾到底與閒追逐無異也弟好

為此言而徧心難正願丈盡情針砭耳丈力辭考官良是良是大槩眼前時勢正我輩儉德之時但求不愧本分已是大難更不容外面襯貼些些也聞劉大夫最好相處真是樂事所云俸金會須决意辭之吾人立身行已豈容一向滚滚度日子耶

又

青雲不堪重足下乃足下堪重青雲此可喜耳世途巇嶮吾輩一轉眼便生荆棘足下始進姑且守中以俟時

發弟非勸足下阿世者也曾見湖廣錄否其旨絶縕藉懇惻最令人有動心處于斯之臻稱獨步矣敬以一冊奉寄試共長公叅之以為何如

又

兄見過於智心安於仁凡弟所云乃責備之義要與兄大體無干也不必自是不必自非在以大公順應四字消化之而已兄有玄室朝夕自當日進獨弟離羣索居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如何

又

善卷之行可稱絕勝恨丈不共之耳豈吾輩尚有俗緣而丈清風出人即樂山樂水猶為染俗耶戍公書如命付去頃陳斗原亦曾乞一二緘往南中弟並無侑之者不敢以處已亦不敢以處人也如何如何

又

方意足下日坐青氊共二三子尋舞雩陋巷故事大自有致乃不謂有賈生云云令人扼腕要以有足下嗚其

不平即賈生之日月自在也文石間以書至亦殊以足下為念此兄明快過人當不會隨落耳弟向與足下促膝往往從善譃中錯却實益近默默省察足下一言一動倶弟藥石方將步步趨趨不敢不努力也天下事到頭可知業不足置意惟吾輩各取所長無護已短向宇宙内大開眼目或不枉出世一場耳何如何如

又

兄以浴乎五牧者為假浧凡乎浧凡亦何易假也弟生

平拘拘偶然露出狂態而又不蒙兄喟然此後必得中行而與之矣承教終當服膺兄姑無𢘤我於方之外也

又

屢中方人自是端木家風必欲將此作顔生公案終是客氣未盡耳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武侯教令寧可不勉大要弟失之太踈兄失之太密玄室景逸乃吾師也如何如何

又

弟自取其大要之兄之督過亦非小也知尺不如行寸此真名言但不可靠予欲無言公案將吾與回言終日一段意思抹撥耳習氣深重吾人通患自今須如孤軍遇敵痛戰一番不得悠悠也浮光題名遂同吾錫兄尚可以三吳第一人遮面弟則何堪與兄並哉一笑此月二十四日弟將有事邑中兄能相逢於九龍峰下否倘得玄室丈共之尤所樂也

又

兩儀先後亦是文義一事丈有概於中異日可面叩耳名根二字真學者痼疾然吾輩見得是處得做且做若每事將此箇題目光光抹撥何處開得口轉得身也說起著述便道名根不知日用動靜誰非著述丈以為然否下榻之談了無形影人言果不足盡據也天且雨陸走未便白下之使姑暫徐之行者不便攜書弟僅有一扇耳

又

根原枝委總是一般大趨既正起處既真信目所視信口所哦頭頭是道不必太生分別也所論俞諸兩君俱屬實際弟無以易須見葉玄室移景逸書亦不免隨入玄妙窟裏世人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幸而得一有志者却又為魔說奪去痛哉痛哉景逸見極真文石頴悟絶人一超直入皆的然維道之器弟與文須共相切磋立住脚跟不可遜也弟將以來月初六七間過宅同往荆溪便中幸一聞之文石

又

別之夕過雲從共許葉苗三兄夜話轉念不可無足下耳其明日入鄉矣州大夫之意自是惓惓但往來屑屑昔賢所笑我輩安可更隨落此中知足下同之也聞學道急欲丈往丈事體稍與弟別宜何處焉弟答州大夫書如命奉上

又

足下治家園良是弟適來亦絶無得力但嘗玩洗心退

藏之句意中每有無限自失處兄以為何如右武果然快士兄以顏子律之真藥石也幸此佈復並致謝伯兄

又

直諒之規難得於世久矣不圖有汝陽君一則以喜吾德之不孤一則以懼充義之未盡耳弟近懷畧具小草並往就正伯兄但作漆園達乎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也

伏承手示如對面談不肖向來頗妄意著述乃今反復
叅取無開口處何以似吾丈也吾丈韋編當且幾絶倸
秋凉圖促膝叩之

又

昨帶月過我溪頭此誼甚佳惟是弟不能為主乃更為
客即世情可略頗亦太簡矣吾鄉自文莊公後學問寥
寥頃見吾丈意味肫肫斯道之明於是乎兆曷勝欣躍
倘有同志如丈者間舉月會以解離索實弟所願侍也

又

客歳承教言弟蓋思之累月而竟不能更端以請益於足下不得其間也夫論道以中則豈復有他說哉但弟生平左見怕言中字以為吾輩學問須從狂狷起脚然後能從中行歇脚凡近世之好為中行而每每隨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脚時便要做歇脚事也蓋落脚即是中行惟聖人天理渾然毫無私欲則可自聖人以下便有許多私欲糾牽所以孔子告顔子曰克己而其稱之

亦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際要工夫自是如此若不向私欲處悉力斬絕而遽言中行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未有不敗者也足下資養純粹大都是中行體段當不類近世之為但此意切須點檢庶幾將來不認賊作子耳愚者千慮姑以請正足下以為何如昨友人寄到唐曙臺所編刻二程類語頗便觀覽敢奉上一部

又

承兼老寄來新刻可謂正大見天地之情且喜向來硜硜謬有符於諸君子當車有人即螳螂亦堪托一臂之力矣幸為致謝朱子大辨二緘分奉徐朱兩公并為轉上

又

見手札及商語引何內省之切也程子曰罪巳責躬不可無不可留在胸中為悔此意亦不可不知耳

又

日來吟風弄月大自得趣弟却自覺譊語太多殊妨道器此横渠所以致戒於東銘也如何如何

又

曾見趙務史彈文否何善變如此石帆兄何以破之若不將大計題目盡情發揮使落刼矣

又

不晤許久時時在念及會面又復默默要以道理經古人發揮已盡直是無開口處顧力行何如耳

又

荆溪竟不果行文所見良是即此小小動定道理無窮信乎精義之難也朱子語略及荆川所抄似為家兄攜去有學的二冊乃丘文莊所次殊有條理丈試閲之何如

又

冢宰定於陳心老良善頃見朱黄門疏其中乃有種種異哉内閣用翰林冢宰用别衙門尚有相持之意所謂

存十一於千百者奈何又欲并歸一路以行其私乎

又

趙君叅選君本昨見其詳貪污之迹恐未必然但麻瀉去留不可辭耳大計一節亦微示意於彌天網中論者或更有春秋未可知也弟奉陪當不出初十左右勿令通齋季思先往洞庭虛積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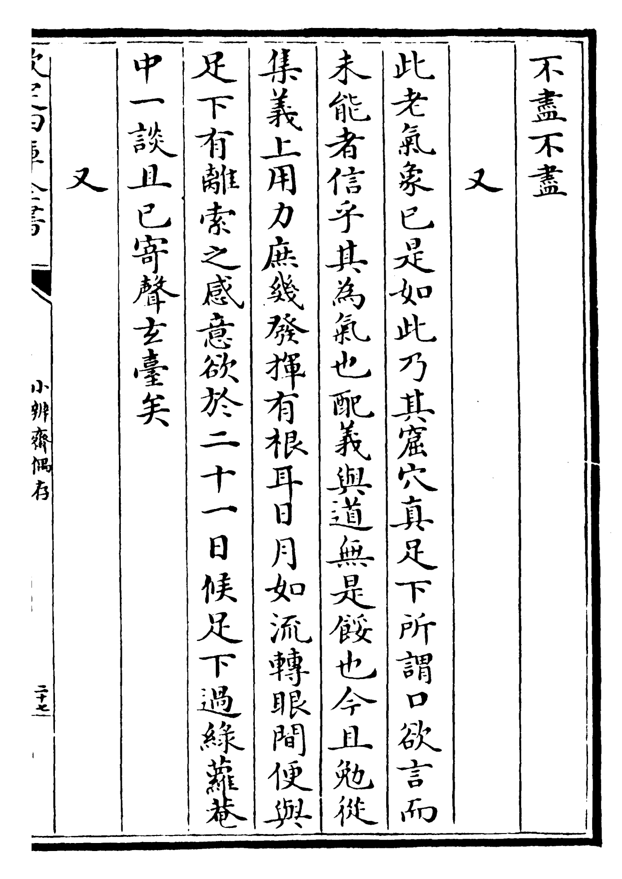
又

時事益覺駭人不意此君遂作鷹犬之尤也老婆心切

未易冷落奈何奈何天下事儘無窮却悔當初粒米狠戾耳

又

昨者聖明遇災思懼將别用向來得罪諸臣此真美意乃頃見部疏如某某猶然臚列而舉吾所知如錢起莘岳石帆反不得與即人各有見豈宜謬戾如此吾輩立身行已誠不以取舍為重輕第當事舉動爾爾更為世道添一隱憂耳生平負一片熱心無可告語便中附及



不盡不盡

又

此老氣象已足如此乃其窟穴真足下所謂口欲言而未能者信乎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且勉從集義上用力庶幾發揮有根耳日月如流轉眼閒便與足下有離索之感意欲於二十一日候足下過綠蘿菴中一談且已寄聲玄臺矣

又

綠陰青野誠足消暑然我輩學問須在火坑裏乘凉丈
真其人也如弟反悠悠無得力處耳時事復一變此後
當漸入佳境矣如何如何經略人多少其才然世號為
多才者亦止了得自已富貴耳若果心真造化可回也

又

玄臺近有聞否昨張文石書來津津論學其所見直自
一刀兩斷絶不作葛藤態未易得也渠甚欲與足下一
商敢以其來柬三紙奉覽幸共叅之

又

玩所與遂凡諸書真切懇到實用力者自别弟念自束髮從叔兄後妄意問學今二毛種種矣猶然故吾也今得丈如此夾持將來或不枉過一生耳三時記奉上中問所述少湖自麓諸先達語真吾輩頂門針也三復喜幸又恐徒作一塲好話看過辜負兩翁如何如何

又

二麥少收三時亢旱米價日增人情日洶聞趙丈母嚴

閉糴之禁有粟者既不得專其利足下倡平糶之法無粟者又幸得沾其恵甚盛甚盛但趙父母能使有粟者不專其利而未必無粟者之沾其恵也足下能使無粟者得沾其恵而未必有粟者之盡如足下也足下倘以平糶之説告之趙父母趙父母以平糶之説勸之各大家則以一邑之有餘補一邑之不足其事易其功普豈不快哉惟足下裁擇如何如何

又

綱目最宜檢點向愧未及丈讀時或有與朱子異同處

幸隨意記存弟當從容請教耳無善無惡四字干涉頗

大願丈從頂門上下幾語為望為望

又

從前聖賢論學只是平鋪地放著自有意味若大驚小

怪粧模做樣舉似聖賢何啻千里程子云後人雖有好

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正謂此耳大疏今始詳讀

一過直是脚踏實地任人喚作宋頭巾到底不失本色

真近時對病之藥也

病中簡叔時三兄

弟病已去十之四五朝來理髮且落其半引鏡自對鬢增二毛矣人生真如朝露耳因思憤忘食樂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聖人也食忘憤憂忘樂不知老之將至庸人也釋氏空諸有老氏後其身皆知老之將至者也而今高不能為二氏下不能為庸人中不能為聖人方且混於知不知之間其如之何病間偶占得應盡須盡吟

聊以寄興凡一正之

小辨齋偶存卷六

小辨齋偶存卷七

明 顧允成 撰

文

題坡翁偕耳小像

東坡一日訪黎子雲途中值雨乃於農家借箬笠木屐戴履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爭吠東坡謂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

噫嘻笑所怪者婦人小兒也以笑為常者東坡也吠所怪者邑犬也以吠為常者東坡也彼自見其怪我自見其常所以寧與農家共箬笠木屐而不與章惇呂惠卿共冠裳也噫嘻

讀秦慕橋生傳

余覩徐君子儀所為秦君生傳秦君者其古俠士之流乎乃徐君又謂秦君交於諸公卿間特知其善植花木而其善植節義則公卿未知也夫徐君者豈遂以諸公

郷不知秦君節義為秦君憾耶愚謂不然夫古之俠士多矣余不暇枚舉其著者則荊軻為燕太子所知聶政為嚴仲子所知郭解為關以東關以西所知然皆用之以至於不得其終何者彼知用之用而不知不用之用也以秦君重然諾揮千金赴義如渴竟其智力即荊軻聶政郭解所為何難焉乃獨能抑其強陽銷其客氣柔之於一草一木之間而令諸公卿莫得見迹此其際微矣倘所謂不用之用非耶夫知用之用者以身博名知

不用之用者以名愽身名與身孰親用與不用孰尊然則秦君不以善植節義知於公卿閒正秦君之所以為卓也其又何憾之有哉

哭魏懋權

萬歷十三年六月十有八日年家弟顧允成移書於巳故天官懋權魏先生曰嗟乎先生先生天下士也跡其肝膽肺腸無念不在於忠君愛國也無念不在於憂時憫世也嗟乎有忠君愛國之心而卒未及大展於朝廷有憂

時憫世之心而卒未及大展於天下此其際豈易窺哉
計自先生而外知之真者有余兄叔時而已自余兄而
外或余不佞季時而已嗟乎宇宙甚大人才實難人才
之生知已實難不佞以叔時兄之知而知先生先生以
叔時兄之知而知不佞則更難之難也嗟乎先生縱外
其身奈何先知已而没余兄弟縱内其身奈何後知已
而存哉蓋昔知已之勝無過於孔顔子畏於匡顔子後
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先生既死則

余兄弟何敢在雖然孔顔之知已以道也發孔子之藴教萬世無窮者顔子之心也時值孔子之免於難故喜極而發此言耳設其不然度顔子之心又將曰子不在回何敢死矣故顔子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夫既以顔子之喪為予之喪則必以予之存為顔子之存此孔顔所以為知已之勝也先生之於余兄弟皆以顔學孔顔為知已也且自叔時兄交天下士於北首得先生余因得而識其面於南首得劉國徵先生余因得而想其人

劉先生則亦先生之知已也今皆已矣夫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後死者其安敢自棄於知已哉嗟乎一死一生人道之常其於先生如浮雲也余故不屑為先生言死生之常而言其死生之際計先生非與草木同朽腐者九原之下當有知也遥望仙鄉聊致絮酒而告之自兹以往先生曁劉先生其為余兄弟任其所以死而余兄弟勉為兩先生任其所以生則天下萬世皆知余兄弟之與先生果為

知已也先生又何憾焉

哭劉國徵

萬歷十二年四月初二日閩國徵劉先生卒於家其明年七月初一日梁谿年家弟顧允成始克為文以炙雞絮酒告於先生之靈曰嗚呼余知先生之名自丙子始也其知先生之實自庚辰始也其知先生於庚辰自余兄叔時始也自不佞因余兄知先生則未甞一日不願見先生也余以癸未再就試春官入都下而先生前以

憂去不相值乃先生以兄之誼騰書訊不佞當是之時余方從閩中出倦甚遂罷不答既余抱痾南還荏苒歲月復罷不問嗚呼其宜答而不答也宜問而不問也蓋不敢以世俗一問一答之常事先生且念先生釋服而北道出吾邑庶幾於一見以吐其衷也豈意以一問一答事先生者反得其真而庶幾於一見者卒歸於妄也耶不佞尚記先生之訊不佞也贈之牙梳贈之檀扇曰出入懷袖玉堂洗沐時相念也豈意一梳一扇猶然為

真而時時相念者杳然若妄也耶嗚呼予所謂妄或化為真予所謂真或化為妄則是真妄果有定者耶無定者耶余又安知死生之變不類於是嗚呼謂天無意於先生胡為予豐其性謂天有意於先生胡為予嗇其命余又安知天之生先生死先生者孰真而孰妄耶嗚呼天於賢才生之甚難死之甚易非一日而然也余不暇遠舉前代請近舉當代余不暇舉當代之詳請舉當代之略即若劉侍講之死於獄李興隆之死於溺鄒石城之

死於謫楊職方之死於市劉直指之死於戍彼其年少者不及先生壯者踰先生無幾耳則是真妄果無定也抑數先生之死信妄矣乃其所摧撼排折足以表見於天下而先生甫舉進士曾未及受職展布底蘊以沒是數先生之妄尚不勝其真而先生之真卒不勝其妄數先生之無定者尚不勝其有而先生之有定者卒不勝其無也嗚呼先生何以死哉雖然向先生有感於江陵之恣同魏懋權及余兄叔時上書申相國繼有感於魏

直指李農部之謫從廬居上書許相國亦稍稍露其概矣一匀而見溟渤一卷而見華嶽又何論乎大小之間也先生曷嘗死哉嗚呼尚饗

祭李晉陽

嗚呼哀哉足下何遽至此極耶始余家居誦足下之文以為此非塵埃中語也已見足下於長安舍中以為此非塵埃中物也已從足下隸事銓曺時時握手出肺肝相示以為此非塵埃中想也余方思與足下切磋砥礪

共竟千古豈意遽先我而逝耶嗚呼哀哉往余在長安偶因時故有所憤烈足下輒復攘臂其間怒髪上指會詛有小嫌不果共事及余之罷歸也足下亟欲上書願得俱遣余謂之曰丈夫相期要在千古之前千古之後足下奈何局促旦暮為也足下曰固也雖然寧知旦暮之非千古蓋足下即以余言姑釋此志而察其衷往往抑鬱不自聊頼嘗為書寄余涇上曰世事荆棘如坐針芒除非無心肝然後能安居於此其憤憤不平爾爾蓋

與余别未一年而病作及以病乞歸未一年而奄然長逝矣嗚呼哀哉假令足下不死即他日上得一經筵次得一臺省其所為啟心沃心明諫顯諍者當必有以自効豈意天奪之速遽齎志以没耶余猶記足下長安時語余曰始余困於諸生家徒壁立然恒自顧其有足樂者令一旦乘堅策肥詡詡里巷閒而自視恒不勝其憂蓋足下之憂樂固有非人情所能測者其於死生當亦猶是知不足以亂足下之大全也所可恨者余與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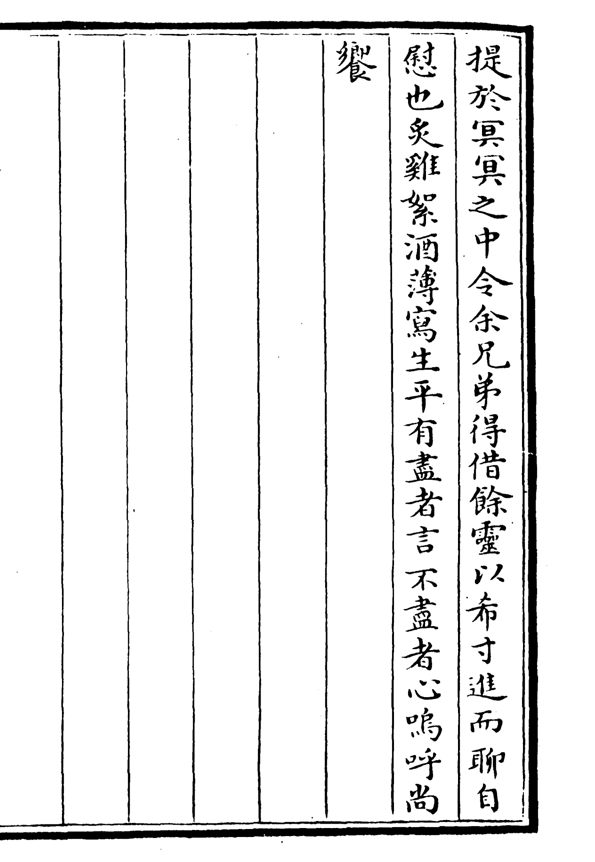
兩家相望近在百里第自從足下南旋僅僅一以聲問比再遣候方訂會期而足下手澤已不可續矣是余與足下相遇於三千里之遙而相隅於百里之近回念丙戌之秋足下挈壺攜榼話別於行寓者遂成千古之永訣也彼所謂旦暮者其果為千古所謂千古者其果為旦暮耶余之感愴寧有窮哉有酒盈尊有淚盈睫嗚呼哀哉尚饗

哭鄒孚如

嗚呼哀哉乎如何遽至於是耶乎如行已類狷措意類狂春秋方盛其所切劘性命道德與夫文章事業未酬其始願之十一是余所以為乎如慟也然其在銓司日會壬辰大計其所揚激氣色一時為皇明二百餘年來曠見即蔞菲側目公論灼灼自不可掩比移疾還里則建尚行書舍羣友生講習其中尋冣上一路歲值大祲餓莩相望則甘苦分餘率家童負薪米人視而人食之復題疏廣募以活力所不及者其他勸置社倉有疏勸

置縣河石橋有疏真若民飢由已民溺由已逸居而無教由已孜孜汲汲惟日之不足也頃來輿情推轂再起留曹駸駸大用蓋進則立功於朝退則為德於鄉即歷年僅四十有九而所聲施已足以垂千百禩而不敝視世之豐於年而嗇於植者相懸何啻倍蓰是余所以為兮如慰也嗟乎余兄弟自庚辰春獲交於兮如俯仰二十五年矣晤言之好屈指可數茲方吏隱牛首雞鳴之間相望一水片葦可航正擬以時過從傾倒三益乃今

何以為情耶以余兄弟之無似乎如徒節取其嘐嘐之志嘘拂敉拭不遺餘力庶幾勉竭駑鈍相與有成乃今俾余有迷孰為之指有過孰為之匡耶昔東萊吕氏會友於麗澤書院既没郡人即而祠之乎如建尚行書院而額其樓曰萬古今而後孚如蓋棺論定度必有即而祠之者萬古則誠萬古矣余兄弟且何修何營妄以一時而當孚如之萬古耶是余之所以為孚如慟者轉堪以自慟所以為孚如慰者不知孚如何以左之右之默



提於冥冥之中令余兄弟得借餘靈以希寸進而聊自慰也炙雞絮酒謭寫生平有盡者言不盡者心嗚呼尚饗

小辨齋偶存卷七

小辨齋偶存卷八

明 顧允成 撰

詩

吾與吟

蓋昔者曾點言志於孔子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其後千

五百年而程明道謂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余自束髮誦習斯語欣然會心而中歲僥倖一第悍焉有天下國家之志遂令此味日消月鑠乃丙申夏秋之交忽遘危疾宛轉牀褥凡踰十旬夢想間每尋二先生故事竊愧往者之逐逐而來者之尚可追也因率意成咏命曰吾與吟豈敢謂有當於風雅亦聊以寄情性云爾

只對青山不著書鳶飛魚躍見天機㗖然隱几吾忘我
夢覺人間是與非
只對青山不著書窓前緑草自菲菲蒲團坐破何煩補
此意從來知者希
只對青山不著書無聲無臭悟淵微閒亭小閣無他事
剩與春風伴浴沂
只對青山不著書江門老子亦依稀聲聲色色原無兩
枉判低昂費指揮

不對青山不著書出於機也入於機曾似有無雙遣却
夜深烏鵲遶南飛
亦對青山亦著書廓然順意莫猜疑無端并入莊生夢
蝴蝶原來便是台
以上凡六章讀白沙先生詩愛其只對青山不
著書之句有賦
簞瓢疏水意何如樂在其中境轉舒古人冷淡令人笑
漫被浮雲點太虛

浴沂風雩興趣然童冠三三春暮天古人冷淡令人笑

傀儡場中鬧歲年

鷦鷯偃鼠總蘧蘧歸休無用天下為古人冷淡令人笑

豆羹簞食見鬚眉

首陽山下日凄凄敝屣侯封向采薇古人冷淡令人笑

玄武門前血濺衣

桐江灘上雪霏霏獨擁羊裘一釣垂古人冷淡令人笑

南山又見北山移

五柳蕭蕭映緑陰先生不知何許人古人冷淡令人笑紛紛爭媚玉樓春

紫芝先生年六十生平未嘗見女色古人冷淡令人笑二八嫦娥不離側

伯鸞卓爾似人龍且向吳門學賃舂古人冷淡令人笑以隷相尊倒託傭

男婚女嫁既已畢子平山遊不復出古人冷淡令人笑兒孫馬牛何時逸

少文好遊有竒僻老疾名山圖在室古人冷淡今人笑

泰山當前眼如絀

羅冲萬金原不足君平百錢自有餘古人冷淡今人笑

却將不足奉有餘

仲蔚蓬蒿雅沒人閉門養性畧榮名古人冷淡今人笑

擊鼓求亡大過情

短褐捋蔬自奉賔隣之父子水潾潾古人冷淡今人笑

反命厨人代野人

一坐藜牀五十年幼安當膝處皆穿古人冷淡令人笑
累褥重茵自在眠
一琴一鶴亦已清如何屏去不留行古人冷淡令人笑
前呼後擁小兒驚
酒或三行或五行主賓會數而情真古人冷淡令人笑
司馬家風邈絶倫
喜怒哀樂未發前此中氣象作何觀古人冷淡令人笑
憧憧思慮汹狂瀾

予欲無言見仲尼子淵終日只如愚古人冷淡今人笑
咸輔頰舌口囁嚅
以上凡十八章讀黄山谷詩愛其古人冷淡今
人笑之句有賦
酒色財氣四吟
酒不迷人人自迷一巵一巵復一巵可憐麴糵消人志
病多休道藥難醫
色不迷人人自迷朝雲暮雨狐綏綏形神暗逐蛾眉耗

病多休道藥難醫

財不迷人人自迷錙銖計較遺阿誰牀頭金肥貌日瘦

病多休道藥難醫

氣不迷人人自迷焚如炎火駟莫追一朝之忿忘其身

病多休道藥難醫

和大司成曾公勵志詩時守國子博士

仁遠乎哉只此心為因失養轉淪沉靜馳浮想天機淺

動遂遊塵嗜欲深克己須從偏處克尋根莫向葉中尋

我聞入聖無多訣混混原泉不可禁

贈明上人八章次叔兄韻

小人健用壯君子義爲尚惟吾不獨尊天地共下上
多許明是多少許明是少倘遇蘇摸稜恁處討分曉
要和天作婚要和地作嫁且了見在身漫講無生話
有世不受出無魔不受鍊君子之道四拈來頭頭見
丘垤不必貶泰山不必尚聊且放教平下學而達上
談道何多多行道何少少夢中人說夢長夜誰復曉

男大便須婚女大便須嫁做去是真修説來是閒話

寧為刖足業無為躍冶鍊君子不可及惟人所不見

應盡須盡吟

應盡須盡行法俟命剖破形骸朗然獨運

應盡須盡没寧存順朝聞夕可三復斯訓

應盡須盡萬緣息淨啼泣滿前松風入聽

應盡須盡顔子短命加我數年亦已過分

應盡須盡天地混沌矧伊人兮妄生執吝

應盡須盡盡亦非盡返於太極寓諸無竟

應盡須盡非盡亦盡太極無極何始何竟

寄薛玄臺致奠太石賈丈并訊二尊人嫂夫人起居太石名岩滁州朱龍橋人也舉壬辰進士官戸部主事癸巳春與吾輩共救趙考功南星謫為州判尋卒

昔年子歸來關山有太石今日子邁往朱龍無太石如何轉盼間幽明倐旦夕死去何所知奈此高堂白室内守空幃念之悽愴百為我問靈几精氣誰與宅人生終

會盡彭殤亦安擇化作莊家蝶隱几論今昔

壽談勉翁

矍鑠勉翁八十如童頭有異骨足下生風飲食衎衎論說融融圖書滿壁芝蘭鬱翁陶家之酒飲可三汎邵氏之篇吟且百筒我歌南山耋壽其逢

壽浦環溪

環溪之水秀且清華堂壽筵列大亨千杯百杯無量酒一唱三歎有餘音壽翁伉儷健相埒有子饒美筆錚錚

四壁圖書雅足尚滿庭蘭桂郁有英天錫純嘏介繁祉
龍章行照蟠桃觥

舊得有讀書樂時一諷咏欣然會心因廣之為

靜坐樂會友樂各四章

山光照檻水遶廊淨几明窓一炷香門無剝啄迴爾寂
壁有圖書闇然章韜光莫放忙裏老人生惟有靜坐好
靜坐之樂樂何如萬物皆春百慮除
修竹壓簷桑四圍欝欝瀼瀼露未曦心地清凉夏不扇

南風徐來時動幃當暑袗絺誰與侶洒然自得靜坐趣
靜坐之樂樂何窮無弦無弄寄高風
庭梧昨夜葉有聲鴻雁來賓以秋鳴月照懷中萬累靜
水共長天一色清齋頭剩有蒲團在趣此靜坐功更倍
靜坐之樂樂陶陶悠然俯仰忘卑高
木落水盡千崖枯隱几嗒焉我喪吾萬竅怒號任天籟
六藏賅存同蘧廬梅花映帶雪花白芳潔足稱靜坐者
靜坐之樂何處尋雷在地中見天心

山光照檻水遶廊芝蘭馥郁交馨香嚶嚶鳴鳥求友聲
風水相遭成文章青春勿令離索老人生惟有會友好
會友之樂樂何如和風唱喁來庭除
修竹壓簷桑四圍枝枝相向迎朝曦黃雲參差覆南隴
螢光掩映耀素幃榴花蒲節皆吾侶快哉孰尚會友趣
會友之樂樂無窮洽然炎暑生清風
庭梧昨夜葉有聲調調刁刁遞爲鳴菊存三徑叢叢發
月入千江處處清階前蕙有雙桂在趣此會友情更倍

會友之樂樂陶陶吟風弄月興轉高
木落水盡千崖枯天地萬物共一吾數萼梅兄破臘景
幾竿竹友傍寒廬更見青青秀松栢森然足稱會友者
會友之樂何處尋圍爐立雪喜同心

求儆裹言

萬歷癸夘僕當五十百歲光陰倏忽遂半覽
觀聖賢遺訓每每愧心因賦六章自訟且以
鞭其後云願我同志提耳而命之幸甚

聖哉仲尼五十無過惟聖希天愚敢托大

賢哉伯玉五十知非惟士希賢愚敢有違

仲尼知命伯玉知非出命入非君子見幾

五十始衰戒之在色莫庇斧斤好是懿德

五十無聞斯不足畏田首後生驚汗如沸

舜其至孝五十而慕子有父母欲報無路

覲省朱先生辱有誨言口占報謝

浪說談心幾十年勘來仍在利名關於今領得仙翁指

竟日忙中竟日閒

甲子俄經五十年慙惶四十九年前至人何幸重生我

特握真丹示大還

萬歴甲辰秋東林書院落成步楊龜山先生此

日不再得詩韻書院先生講道處也歳久湮没余兄弟及髙雲從安小范劉本

孺聞于當事共鼎新之

此日令還得朝輝耀扶桑厥初赤子心懸象並穹蒼無

端過浮雲暫掩本靈光努力事拂拭依然露元陽理欲

判危微規矩成員方塵埃去弗來真氣洩鍼芒日新又日新其何用不臧性非猶杞柳仁義寧賊戕無為彼教惑吾道擲粃糠大哉羲孔易洗心密退藏不效淺薄子爭鬭羣卉芳天地人吾立至大而至剛欲仁斯仁至安所置彷徨南方文學古東林歲月長繼往開來玆平步履康莊念我踰五十慙愧闇然章從前所縈縈不脫名利場何當一奮躍藩決失羸羊日知其所無月能幸無忘果能此道矣雖柔而必强浩渺重溟波一葦自堪航

流光不相貸迅速轉無常朝聞夕死可仁者壽不亡若不及時敏老至空悲傷中行未易幾必也狷與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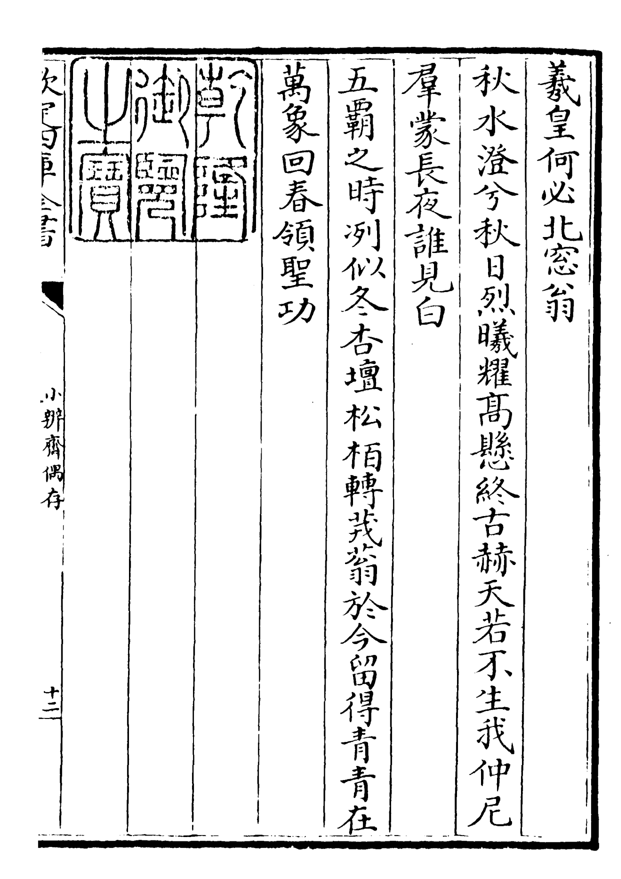
題孔壇四景

暮春春服成當暑袗絺綌秋陽以暴之歲寒知松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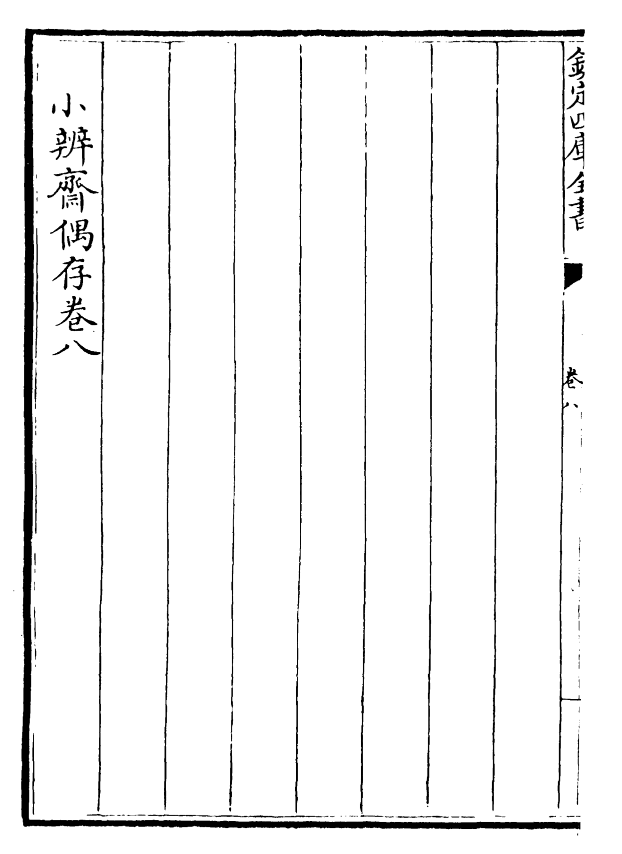
又

不得中行必也狂三三兩兩舞雩行鏗然舍瑟春風裏吟弄千年調轉長

間來當暑起清風乾巽相逢自化工兀兀端居洵適適



羲皇何必北窓翁
秋水澄兮秋日烈曦耀髙懸終古赫天若不生我仲尼
羣蒙長夜誰見白
五覇之時冽似冬杏壇松栢轉莪蓊於今留得青青在
萬象回春領聖功



小辨齋偶存卷八